BJ
1568
C5F8
1761
V.2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却念有牽纏事有掣碍不得脫然爽潔纔痛煞煞下一箇斷字如刀斬斧齊一般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箇是字第二義都放下况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千趁心一些好事做不成

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

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先衆人而爲後衆人而言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

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媿令其自新則可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直幾何此亂語耳

舉世囂囂競競不得相安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若止把自家不是都認再替別人認一分便是清寧世界兩忘言矣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蹠回護自家只象

箇堯舜不知這却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蹠
自待也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
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
進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弘矣不蠶織而文繡不
耕畜而膏粱不雇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畜
此何故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

大官詫市井葢棺有餘愧矣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只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天下何人不能處

無謂人唯唯遂以為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恭我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来事熱鬧紛華是我倘来事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貧賤以為遭際何炎涼如之

自家才德自家明白底才短德微即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涘而觖望無窮却是難為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理鬬不與勢鬬
只有這一點心是天付與底不敢一毫損傷
七尺軀是父母生底不忍容易棄置那富貴
是趙孟與底是我自家致底豈不安富尊榮
但是倘来之物分外之遇要割捨便割捨得
何足沾戀乃以二者易此抵死不肯放手可
歎可歎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跟便是擺動念頭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一入耳目来便了不得今欲與諸君在可欲上做工夫淫聲美色滿前但如鑑照物見在妍媸不侵鏡光過去妍媸不留鏡裏何嫌於坐懷何事於閑門推之可怖可驚可怒可惑可憂可恨之事無不皆然到此纔是工夫纔見手段把持則

為賢者兩忘則為聖人

人欲之動初念最熾須要遲遲就做便差了天理之動初念最勇須要就做遲遲便歇了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熠熠者於本實必薄

天下事皆不可溺惟是好德欲仁不嫌於溺

凡人之為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

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為愚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小人終日苦心無甚受用處既欲趨利又欲貪名既欲掩惡又欲詐善虛文浮禮惟恐其疎

畧消沮閑藏惟恐其敗露又患得患失只是
求富求貴畏首畏尾只是怕事怕人要之溫
飽之外也只與人一般何苦自令天君無一
息寧泰處
滿面目都是富貴此是市井小兒不堪入有道
門墻徒令人嘔吐而為之羞耳若見得大時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沉遠識兼

照造福于無形消禍于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鋩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畧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復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脉失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
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
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
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輩當柬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沽俗譽忘國家遠
大之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
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于百禍不侵之
地事成而我有功事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

也國家奚賴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或問傲為凶德則謙為吉德矣曰謙真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為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紀綱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為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氣節久之廉恥掃地君子接人未嘗不謹飭持身未嘗不正大有子

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丘亦恥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嘗貴傲哉而其羞卑佞也又如此可為立身行己者之法戒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着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

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㤹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碍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将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来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計天下大事只在要緊處一着留心用力别箇都顧不得譬之奕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之失渾不放在心下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奕者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

不以外至者為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

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慍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氷炭一生

處人不可任已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已見要悉事之理

只拿定一箇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避凶保身之道曰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無乃專明于義理乎
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
識見中豈于讖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
自然亦強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
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
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已或曰到無奈何
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
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

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道當
如是也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
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
死之所也
不足與有為者自附于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
塵者自附于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莠也
以此

把天地間眞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吁所從来久矣非霹靂手段變此錮習不得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眞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無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

太眞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為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巳聖人知其然也每養

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寡怨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眞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敎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敎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

人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為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以林皋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産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寀溫然待

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嚳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綱羅聲譽至生民疾苦若聾

瞽然豈不驟貴蹶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吾黨恥之

世上沒箇好做底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蚤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為

賊臣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水以潤苗水多則苗腐膏以助焰膏重則焰滅為治一寬非民之福也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殺天有四時不能去秋

為政以問察為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為寧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即詢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已不決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

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

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

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苦至大壞極敝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為哉儒者以宇宙為分內何為哉

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

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底故為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輒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一無可取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

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
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
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
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
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
僞態禮之賊也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
守信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政聖門斥之

往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與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
月若說出一段話千觧萬觧說者再不痛快
聽者再不惺悟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
之大病也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為榮罰及善人則惡
者不以罰為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則勸
不輕動罰動罰則懲

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衆皆籍口以希恩歲遂相沿為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顧一時市小惠狥無厭者之情而財用之賊也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昜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昜于為亂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見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穿豚魚可格更有甚麽難做之事功難造之聖神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偽私則利已狥人而公法壞偽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隳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君子與人共爭當公人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恕之一字是箇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麼念頭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貨者恕人之貪好飲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己度人未嘗不視人猶己而道之賊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也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為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

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為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為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為老成則誤矣鄧禹沉毅馬援

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即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常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只脫盡輕薄心便可達天德漢唐以下儒者脫

盡此二字不多人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闒茸士君子見之為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説及一已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

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夲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

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
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是亦可為空
談性命無裨身世者現身說法知彼知我不
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

人欲擾害天理衆人都曉得天理擾害天理雖
君子亦迷況在衆人而今只說慈悲是仁謙
恭是禮不取是廉慷慨是義果敢是勇然諾
是信這箇念頭真實發出難說不是天理却

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擾害正是執一賊道舉世所謂君子者都在這裏看不破故曰道之不明也

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棲也是故道凝於寧靜循獘規若時王之制守時套若先聖之經侈已自得惡聞正論是人也亦大可憐矣世教奚賴焉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尚渾厚人人有心

史也人之心史真惟我有心史而後無畏人之心史矣

世人皆知笑人笑人不妨笑到是處便難到可以笑人時則更難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曾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慎與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疎靡綺者病其陋繁縟者病其簡謙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自點檢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衆口孔子不能即能之成箇甚麼人品故君子以中道為從違不以衆言為憂喜

余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源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此法度是朝廷的財貨是百姓的真做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的假借些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吾觀於射而知言行矣夫射審而後發有定見也滿而後發有定力也今之言行皆亂放矢也即中幸耳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底人縱沒這心腸
這本事也休作有損於世底人

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為草稿
而口謄眞也猶不能無過而况由易之言眞
是病狂喪心者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
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萬弊都有箇由來只救枝葉成得甚事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的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輒生嘆恨不

知渠當我時也曾嘆恨人否我當渠時能免
後人嘆恨否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君到手
時事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只任嘵嘵責人
他日縱無可嘆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某平生只欲開口見心不解作吞吐語或曰恐
非其難其慎之義予矍然驚謝曰公言甚是
但其難其慎在未言之前心中擇箇是字纔
脫口更不復疑何吞吐之有吞吐者半明半

暗似於開誠心三字碍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
中有通
禍莫大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耻莫大於
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
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得了真是非纔論公是非而今是非不但捉風

捕影且無風無影不知何處生来妄聽者遽
信是實以定是非曰我無私也噫固無私矣
采苓止棘暴公巷伯孰為辯之
固可使之媿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
之怒固可使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
耶
豪雄之氣雖正多麄只用他一分便足濟事那
九分都多了反以僨事矣

水激逆流火激横發人激亂作君子愼其所以激者媿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

流俗汚世中眞難做人又跳脫不出只是清而不激就好

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為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妖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

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徵應如鼓荅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禜彗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以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

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寃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賢者以下便露圭角費聲色做出来只見張皇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内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

却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為聖人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

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為騎墻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者也亡國敗家端是斯人若明白小人剛戾小人這都不足恨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箇惟陰險伏而多端變幻而莫測駁雜而疑似譬之光天化日黑白分明人所共見暗室晦夜多少埋伏多少類

象此陰陽之所以別也虞廷黜陟惟曰幽明其以是夫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爲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

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内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乃若硜硜狃衆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辭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為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功業之士清虚者以為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皋夔稷契功業乎清虚乎飽食煖衣而工騷墨

之事話元虛之理謂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桑者為鄙夫此敝化之民也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爲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感其一偏每擊節嘆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問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

高人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
同僚友今日比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
爲聖人若有用世之才抱憂世之志朋時之
所講求正欲大行竟施以康天下孰君孰臣
正不必爾如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藏身便
不見光武也得既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
腹爲恐道理不當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見是賢者就着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

他想見是不賢者就着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邊替他想所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平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已于不肖又要掠箇好名皃在身上而詆他人爲不肖悲夫是益其不肖也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

心也
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未嘗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與聖人上賢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孔孟以前人物只是見大見大便不拘攣小家勢人尋行數墨使殺了只成就箇狷者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却把似字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末减了他罪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為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

於有吾輩哉
以激為直以淺為誠皆賢者之過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
人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
者不為細謹有遠畧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
或無捷識而聰明材辯敏給圓通之士節文
習熟聞見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
夫難言之矣士之遇不遇顧上之所愛憎也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為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為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畧縻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乎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即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箇不動心豈無骨氣人所能可惜只是沒學問所謂其至爾

力也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為惡讀書人為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為君子至此不為君子真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為小人至此不為小人真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差好其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此中最要留心理會非狃於聞見章句之所能悟也

道理中作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樣氣質中作人便自千狀萬態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

作用漢之粗淺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漢以来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作為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起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違者皆以為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偽今

世是非只如祭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簠簋籩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邱壠今欲舍人子所覩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

此

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間挐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足這是甚心腸講甚學問

衆人但於義中尋箇利字再沒於利中尋箇義字

爲政者非謂得行即行以可行則行耳有得行之勢而昧可行之理是位以濟其惡也

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濟私在上者慎以權與人

無事時埋藏着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悦在上者悦不以道之工奔走拜揖之日多而公務填委簡書酬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

所踈在彼朝廷設官本勞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立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惟吾所欲為而莫之禁非不泰然得志也俄而有狂士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貴人為之奪氣于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理屈而威以刦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矣大盜昏夜持利办而加人之

頸人爲得而不畏哉伸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所恥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所伸者蓋多矣故爲上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也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妒衆惡之必察爲衆好之必察爲易自惡之必察爲自好之必察爲難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巳同過委罪

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耻行也
我之子我憐之隣人之子隣人憐之非我非隣
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為恩矣是故公
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
我有視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垂永逸者
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
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芻牧之常足惟造
物生命之可憫耳奚必我乘也嗚呼天下之

有我父矣不獨此一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纔成大世界

齊有南北官道洿下者里餘雨多行潦行者不便則傍西踏人田行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以橫墻十步一堵堵數十爲行者避墻更西踏田愈廣數日又成路田家無計乃蹲田邊且罵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也或告之曰墻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墻

而使之通猶得省于墻之更西者乎予笑曰更有奇法以築墻之土墊道則道平矣平人皆由道又不省于道之西者乎安用墻為越數日道成而道傍無一人跡矣

酉邪齋藏本